詩說考略

詩說考畧序

昌黎進學解云詩正而葩盡會其旨於無邪發其趣於溫柔敦厚舐此一語而三百篇之義該焉虞廷以教冑子周官以教國子言志永言自古重之乃自異學爭鳴相攻相詰而其義轉晦而不彰於戲詩之失愚則說之者失之也相竊謂經學樸蕪訓詁家不得辭其務要必窮其全而觀其通任聚訟紛紛吾皆得以辭斷曲直如士師之受中定爰書以歸明允而講

毀之風始息況詩自三家既廢毛傳鄭箋以序爲宗而序所從出立論已不無牴牾周秦以後說詩者不下數百家迨紫陽作詩集傳詩序辨說頗多異議而後之遵序者攻朱復不遺餘力當此之時調停其間則不能偏袒更不可非綜貫諸家之說兼其全而觀其通悉無由得所折衷矣南通州成左泉先生著書等身皆關實學於六經考訂尤嚴道光戊子歲延主西席館余百花栲岱草堂課徒以經術爲先講論經

通尙堪想見虎觀談經其家風未墜也机偶從案頭
得見詩說考畧一編於前人所已發明者旣取精而
用宏於前人所未發明者復辭達而理舉以是宗雅
言於至聖嗣逸響於西河上探四始五際之原下暢
說雅揚風之緒則自來說詩者之得失異同擇取材
於玉尺向所抱歉於調停不能偏袒不可者且闇不
瞭然浹洽於心如席福地於娜嬛而獲珠船於藝圃
即由是以求合於諷諭之義竝溯香草美人寫離憂

於正則芝房賡鼎開樂府於西京爲是輔翼詩教也哉特請付之棃棗公諸當世庶幾傳播士林有以識左泉先生收輯之苦心暨余研經之夙願云

旹

道光十年歲在庚寅夏四月穆李王相惜菴甫拜譔

於百花萬卷草堂

自序

王君惜菴稟資敏達賦性恢豪於書無所不觀博綜淹貫發爲詩古文辭洋洋灑灑藻采繽紛其氣韻之淵雅則與詩教爲尤近余以道光戊子歲就館於其家課徒之暇握手言歡考古証今尤能發前人所未發與四方賢士大夫交分韻擘箋詠歌見志其寄托之高遠上掩屈宋務求合於溫柔敦厚之旨及見余詩說考略十二卷前後翻閱乃心獨喜以爲可質諸

當世願媽工鐫刻成編余感其傾注之誠何容自秘第以詩學之難也童子就傅時塾師取其便於口誦每先四子書授之然授自成童者往往皓首窮經不及悉其源流得其歸趣即或縱覽藏籍殫心研究而說詩家自周秦以下言人人殊旁見側出其論者所存茫茫如煙海必欲聯其異同判其曲直非悖則拘余不揣固陋取前人所論詩録其十之二三分門別類附以已見略加裁斷非敢任意雌黄但求平允要

諸至是滅作家雜諫本使生徒鮮知所適從不致溷爲異說或悖乎先聖思無邪之明訓初無意於問世也蓋作詩難而說詩亦匪易不原其時代歷驗諸得失盛衰之際則麗於虛而事跡雜憑不就其辭章默會諸咏嘆淫泆之餘則滯於實而誦言忘味余雖參互考訂頗費苦心唯期弗貽譏於舛錯滲漏豈復計海內名儒競相嘉許乎乃得惜菴獎勸之輔翼之俾是編得以流布庶進不脛而走也亦可謂盛事矣爰

不勝抃躍而爲之序

海門鄉成僎左泉甫

詩說考略目錄

浙門成　僎左泉著

弟　儁盟孫

姪　雲松齋

男崇恩湛園

及門鍾吾陸從星春堂

鍾吾錢侍辰樾坡

秀水王　炯蘅嵒仝校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詩說考畧目錄終

詩說攷略卷一

海門成　僎左泉著

詩義緣起

(尚書舜典)詩言志歌永言

(漢書)司馬遷曰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

(鄭康成六藝論)自上古有書契已來樸略尚質面稱不爲諂目諫不爲謗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於懇誠而已斯道稍衰奸僞(爲古通僞)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禮尊君卑

臣君道剛嚴臣道柔順於是箴諫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詩以誦其美而譏其過

梁簡文帝十五國風義 詩者思也辭也發慮在心謂之思言見於懷抱者也在詞爲詩在樂爲歌其本也

孔氏正義 名爲詩者內則註云詩之言承也春秋說題詞云詩之爲言志也詩緯云詩者持也然則詩有三訓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德述己志而爲詩所以持人之行故一名而三訓也

李黃集解　黃實夫曰有天地有萬物而詩之理已具雷之動風之偃萬物之鼓舞皆有詩之理而未著也嬰孩之嚱咲童子之謳吟皆有詩之情而未動也桴以蕢鼓以土籥以葦皆有詩之用而未文也康衢順則之謠元首股肱之歌詩之義已備矣

按詩之爲道與人心相終始王者不窺戶牖而知天下惟有此也是故二南作而周興王迹息而頌聲寢遂乎嬴秦並以詩廢而以盡詩者大

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而實人心之操也

隋文中子續詩雖鄒於僭而其言曰詩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以徵存亡辨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又曰諸侯不貢詩天子不采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斯則久矣詩可以不續乎此誠千古之確論也

詩教

禮記經解 溫柔敦厚詩教也

禮記學記 不學博依不能安詩

揚子 止怒莫若詩

毛傳 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 按易緯通卦驗有所謂八能之士或調黃鍾或調六律或調五音或調五聲或調五行或調律歷或調陰陽或調正德所行困學紀聞非引之

漢書 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自夏以往其流不可聞已殷頌猶有存者周詩旣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具焉典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國子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頌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昌邑以淫亂廢王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無諫書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

嘗不爲王朝夕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

閔潤明韋輔叙

孔子之後儒分爲八顏氏傳詩爲道爲諷諫之儒

鄭樵通志六經奧論

文章之體有二有史傳之文有歌咏之文史傳之文以實錄爲主秋毫之善不私假人歌咏之文揚其善而隱其惡大其美而張其功後世求歌咏之文太過直以史視之則非矣中庸孟子所以善言

詩者以其無漢儒之說亂之也蓋善觀詩者當推詩外之意如孔子子思善論詩者當達詩中之理如子貢子夏善學詩者當取一二言爲立身之本如南容子路善引詩者不必分別所作之人所採之詩如諸經所載之詩可也緡蠻黃鳥止於邱隅不過喻小臣之擇卿大夫有仁者依之夫子推而至於爲人君止於仁與國人交止於信鳶飛戾天魚躍於淵不過喻惡人遠去而民之喜得其所子思推之上察乎天下

察乎地觀詩如此尙何疑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而子貢能達乎貧富之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子夏能悟於禮後之說論詩若此尙何疑乎雍容三復不過白圭子路終身所誦不過不忮不求學詩至此要以多爲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宣王詩也夫子以爲文武之德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仲山甫詩也左氏以爲孟明之功引詩若此奚必分別所作之人所采之詩乎達是然後可以言詩也橫渠言詩曰置心平易始

知詩樹中立見之曰知此詩者可以讀三百篇矣信哉言乎

王伯厚困學紀聞　子擊好晨風黍離而慈父感悟周磐誦汝墳卒章而爲親從仕王裒讀蓼莪而三復流涕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可謂興於詩矣李栴和伯亦自言吾於甫田悟進學衡門識處世此可爲學詩之法

困學紀聞　格物之學莫近於詩關關之雎摯有別也呦呦

之鹿食相呼也德如鳲鳩言均一也德如羔羊取純潔也仁如騶虞不嗜殺也鴛鴦在梁得所止也桑扈啄粟失其性也倉庚陽之候也鳴鵙陰之兆也蒹葭露霜變也桃蟲拚飛化也鶴鳴於九臯聲聞於野誠不揜也鳶飛戾天魚躍於淵道無不在也洧有[illegible]木正女之操也隰有荷華君子之德也匪鱣匪鮪避危難也匪兕匪虎慨勞役也蓼莪常棣知孝友也蘩蘋行葦見忠信也葛屨褊而羔裘息也蟋蟀儉而蜉蝣

脊也爰有樹檀其下維穀美必有惡也鳲鳩鷹鷹鷙荼如飴惡可為美也黍以為稷心眩於視也蠅以為雞心惑於聽也菉竹猗猗文章著也皎皎白駒賢人隱也贈以勺藥貽我握椒芳馨之辱也蕭得替菁言采其庶憂思之深也柞棫斯拔侯薪侯蒸盛衰之象也鳳凰于飛雉離于羅治亂之符也相鼠碩鼠疾惡也采葛采苓傷讒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有多識之益也

嚴思菴讀詩質疑

司馬遷有言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聖人固未嘗禁人之好色禁人之怨也小弁之怨至於噭號冤之不如惡信讒之如醻痛心疾首爲之辭而孟子猶以爲仁親則夫詩之陳古以刺今主文而譎諫甚者比之爲碩鼠斥之爲蝥蟊非忠臣志士愛君憂國激切悲惻不得已之極思而非可以險薄責之悖慢罪之者也後世儒者律以詩則刑君過則歸已之義舉凡序之所云陳古刺今者皆易

爲頌美之辭不知俞咈原可並施隱犯初無二理義當迫切雖批鱗折檻而不辭勢值顛危卽呼天搶地而弗恤苟以將順[illegible]爲得體不原諷刺之本心必將使朝無官司之規野無庶人之謗馴至變涕洟爲喑笑釋憤懣爲虛徐君臣父子等於越人之關弓而家國不可問矣聖人所以惡婦寺之忠戒姑息之愛也

按讀詩之法莫如折衷於孔孟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詩無邪又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

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
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孟子曰說詩者不
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嗚
呼盡之矣後儒不遵孔孟之言而泥於章句之
間甚至私智穿鑿變亂經文如宋程大昌王柏
明豐坊何楷輩則皆不免於賢知之過非所以
闡明經學也

四始

史記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淸廟爲頌始

詩緯汎歷樞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

孔氏正義國風二雅周頌人君行之則興廢之則衰是興衰之始故爲四始

成伯璵毛詩指說四始正詩也謂之正始二南國風之正始鹿鳴至菁莪小雅之正始文王至卷阿大雅之正始

清廟至般頌之正始

王介甫詩說 風也二雅也頌也雖相因而成而其序不相

襲故謂之四始也

按四始本詩序中語而說者不同唯史記義為

允當故采傳獨采之

六義　圖

周禮 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詩序 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

雅六曰頌

鄭康成六藝論　唐虞始肇其初至周公爲六詩

河間獻王樂記　先王制雅頌以正民情采謠俗以爲鄉樂本之以六德經之以六義緯之以五聲成均教之章者習之是故本諸心謂之志播於義謂之言出納五言謂之詩言合於天謂之頌言協於人謂之雅言緊於土俗謂之風風者所以經夫婦成孝敬也雅者所以交君臣達群情也頌者所以仁祖禰禮郊社也昔生

於人心者也

詩緯風以道性情雅以正禮節頌以告成功此詩之三經也賦者直指其事比者以彼狀此興者托物起興此詩之三緯也經以綜貫乎緯猶布帛之有經也緯以成就乎經猶布帛之有緯也

司馬相如上林賦揜羣雅註張揖[illegible]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

文中子詩有天下之作焉有一國之作焉有神明之作焉阮氏逸曰謂大雅國風頌

詩大傳　聖王巡十有二州觀其風俗習其性情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

孔氏正義　正經述大政爲大雅述小政爲小雅小雅所陳飲食賓客賞勞羣臣燕賜以懷諸侯征伐以强中國樂得賢者養育人材於天子之政皆小事也大雅所陳受命作周代殷繼伐荷先王之福祿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飽德官人用士澤被昆蟲化及草木於天子之政皆大事也詩人歌其大事制爲大體述其小事

例爲小體體有小大故分爲二焉風見優劣之差故周南先於召南雅見積漸之義故小雅先於大雅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大小不復由政事之小大也

嚴氏詩緝二雅之別特以體之不同非因政有大小也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者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

事者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雅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經存者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簡首篇多寄興之辭次章以下申覆咏之以寓不盡之意蓋兼有風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舂容正大詞旨渾厚氣象閎濶不唯迥與國風而小雅亦自不侔矣其變小雅中固有雅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有風體不得爲大雅也

所謂小雅大雅者特隨其音而寫之律耳

非政有大小也律有小呂大呂則歌有小雅大雅宜其不同也

戴氏埴詩說 風雅之正變以治言自邶至曹治固變矣太王治豳風化所基何以言變小雅節南山至魚藻治固變矣六月車攻斯干諸詩何以言變大雅民勞至桑柔治固變矣崧高韓奕烝民江漢諸詩何以言變求詩於詩不若求詩於樂樂有正聲變聲朵風者以聲別之於雅亦然瞽誦工歌既別其聲之正變復折

爲小雅大雅以雅音之大者爲大樂章雅音之小者爲小樂章以言乎頌周之頌簡商魯之頌繁然其音苟合何經非頌今之樂章至不足道猶有正調轉調大曲小曲之異風雅頌既被之絃歌播之金石安得不別其聲之小大正變哉

按風雅正變說本詩序不容異議然其在有難通處戴氏之論固詳矣鄭漁仲亦嘗有言因正變之說當如穀梁所謂變之正也穀梁春秋書

築王姬之館於外書秋盟於首戴皆曰變之正也蓋言事雖變常終合於正也河廣之詩欲往而不往大車之詩畏之而不敢氓之詩反之而自悔此亦所謂變之正也序謂變風出乎性情止乎禮義此言得之至於雅則有小大而無正變斷斷乎不可易也朱子明亦謂風雅須是樂章之調如言仲呂調大石調越調之類大抵風雅正變之別或腔調不同或體製不同或詞氣

不同或以時分以地分以所作之人而分其見於朱子答門人之問者誠參攷而互證之亦自有條而不紊矣

黄氏詩說　受命作周之詩其事雖東宮之妹之句其詞實此之謂賦柔荑瓠犀喻莊姜之美山阜岡陵喻福祿之多此之謂比雨之濛矣行者之心淒然以悲鸛其鳴矣居者之懷慨然以嘆此之謂興

嚴思菴曰手如柔荑如山如阜既謂之如則賦矣非比也漢儒多以此類爲比黃氏亦襲漢儒之說耳

按春秋演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孔氏正義云六情喜怒哀樂好惡是也竹垞經義攷云卽六義也蓋稱其名則曰六詩稽其實則曰六義而參詠存發之間則曰六情其歸一而已矣程子謂詩有六體須篇篇求之有兼備者有偏得一二者卽指六義言也引伸觸類互勘旁推而其義乃益精是故七月風也而分爲豳風豳雅豳頌則風兼乎雅頌崧高雅也而其詩曰其風肆

好又曰吉甫作頌則雅雅乎風與頌且風有風諭之義則如文王曰咨咨汝殷商之類皆可謂之風雅有正言之義則如憂心悄悄慍于羣小之類皆可謂之雅頌有頌美之義則如于嗟麟兮于嗟乎騶虞之類皆可謂之頌至於敷陳其事謂之賦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托物而喻謂之比如狼跋其胡載疐其尾是也因物而感謂之興如關關雎鳩瞻彼淇澳之類是也故

有以所賦之物爲興所興之事爲比者當謂之賦而興賦而比葛覃兎罝邶北門之類是也有興兼比而比輕於興者當直謂之興關雎桃夭之類是也有興兼比而比亦不可畧者當謂之興而比或謂之比而興螽斯摽有梅之類是也毛鄭於比興求之過深而朱子於比興取之太簡毛鄭多以比爲興而朱子多以興爲賦故集傳於小星則曰義無所取特取在東在公兩字

之應於揚之水則曰此詩之興取之不二字相應於小雅翩翩者騅則曰此興之全不取義者夫詩之興觀羣怨全在於比興無論聖賢之徒格物致知隨所感觸皆有至理即小夫女子比物連類各言其傷亦必有所寄托未有無端而陳一物舉一名者此嚴思雅所爲諄諄辨之也白香山謂詩自齊梁而下比興漸失至唐而六義盡缺果如與不取義則三百篇六義已缺何

待齊梁至唐哉呂東萊曰得風之體多者爲國風得雅之體多者爲二雅得頌之體多者爲頌風非無雅雅非無頌又曰興與比相近而難辨興之兼比者徒以爲比則失其意味矣興之不兼比者誤以爲比則失之穿鑿矣其論六義之說最爲得之

五際

詩含神霧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

詩推度災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卯酉之際爲革政午亥之際爲革命

詩汎歷樞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與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

翼奉傳稱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詩有五際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注孟康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

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

郎顗傳 四始之缺五際之厄

按困學紀聞五際本於齊詩蓋習聞其說而失之也此言當矣郎顗傳注引韓詩外傳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文偶同耳或曰五際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說爲是

刪詩

史記 古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

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於幽厲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

孔氏正義　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遷言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者以見在爲數也

經義考　孔子刪詩之說倡自司馬子長歷代儒生莫敢

異議惟朱子謂經孔子重新整理未見刪與不刪又謂孔子不曾刪去只自列定而已水心葉氏亦謂詩不因孔子而刪誠千古卓見也鄭漁仲蘇伯修亦嘗疑之近世嘉定黃陶菴亦謂孔子有正樂之功無刪詩之事嶽心壁之竊以詩者掌之王朝班之侯服小學大學之所諷誦冬夏之所教莫之有異故盟會聘問燕享列國之大夫賦詩見志不盡操其土風使孔子以一人之見取而刪之王朝列國之臣其孰從而

信之者且以行以肆夏趨以采齊樂師所教之樂儀也何不可施於禮義而孔子必刪之俾堂上有儀而門外無儀何也凡樂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蘩爲節士以采蘋爲節今大小戴記載有貍首之辭未嘗與禮義悖而孔子於騶虞采蘩采蘋則存之於貍首則去之俾王與大夫士有節而諸侯無節又何也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大射儀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而孔子於鹿鳴則存之

於新宮則去之俾歌有詩而管無詩又何也肆夏樂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者故九夏掌於鐘師而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鄉飲酒之禮賓出奏陔鄉射之禮賓興奏陔大射之儀公升即席奏陔賓醉奏陔公入奏驁此又何不可施於禮義而孔子必刪之俾禮廢而樂缺又何也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孔子殷人也乃反以先世之所校歸祀其祖者刪其七

篇而止存其五又何也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詩之合乎禮義者莫若此矣孔子既辨其意而又刪之又何也且詩至於三千篇則輶軒之所采定不止於十三國矣而季札觀樂於魯所歌風詩無出十三國之外者又子所雅言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未必定屬刪後之言況多至三千衆師矇叟安能遍爲諷誦竊疑當日掌之王朝班之侯服者亦止三百餘篇而已至歐陽

子謂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此又不然詩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惟其詩孔子未嘗刪故為弟子雅言之也詩曰衣錦尚絅文之著也惟其詩孔子亦未嘗刪故子思子舉而述之也詩云誰能秉國成今本無能字猶之殷鑒不遠在于夏后之世今本無于字非孔子去之也流傳既久偶脫去爾昔者子夏親受詩於孔子矣其稱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

以爲絢兮惟其句孔子亦未嘗刪故子夏存其詞以相質而孔子許其可與言詩初未以素絢之語有害於義而斥之也然則詩何以逸也曰一則秦火之後竹帛無存而師者偶遺忘也一則作者章句長短不齊而後之爲章句之學者必比而齊之於句之從出者去之故也一則樂師矇叟止記其音節而亡其辭竇公之於樂惟記周官大司樂一篇而其餘不知制氏則僅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此樂章之所

飲獨多也噫衰周之際禮不期於壞而壞樂不期於崩而崩孔子方憂其放失而攷求之不暇又豈忍刪去之乎且夫采齊新宮九夏貍首繁遏渠暨笙詩六篇商頌七篇皆先王特於禮而被於樂者信如子長之言則刪自孔子禮壞樂崩是誰之過歟

按刪詩之說源仲謂漢儒倡之是也蓋自商頌祀成湯至株林刺陳靈公上下千餘年所更十君而取一篇者夫子併得之魯太師編而錄之

非有意於刪也況周以詩爲教其去取皆當時朝廷之意匪風之思周道下泉之思治簡兮之思西方美人皆自周言之孔子生數百年後無位於王朝而以一代所教之詩刪落高下十僅存一自是必無之事即風雅頌之別或曰太師分之或曰孔子分之亦非也詩者古人之樂曲可以被於金石鐘鼓之節詩人作之之始已別之爲風爲雅爲頌矣不待太師與孔子而後分

也太師知其聲孔子知其義爾且季札聘魯太師已爲歌風歌雅歌頌矣魯頌駉詩序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史記微子過周墟而作雅觀此則其爲作者所自別也明矣至於詩名之說金縢云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蓋亦作者所自定其謂定自國史定自孔子夏毛萇者亦非也

詩樂

周禮　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太師

墨子　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

荀子　詩者中聲之所止也

毛傳　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

鄭箋　周南召南爲風之正用之鄉人邦國或謂之房中
之樂者女史歌之以正小雅大雅其用於樂國君以
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或上取燕或下就如天子
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饗邦君歌文王合鹿鳴

則上取也天子燕羣臣及聘問之賓歌鹿鳴合鄉樂謂關雎葛覃卷耳及鵲巢采蘩采蘋也與諸侯同則下就也

孔氏正義原夫樂之初也始於人心出於口歌聖人作八音之器以文之然後謂之爲音謂之爲樂樂雖逐詩爲曲倣詩爲音曲有淸濁次第之序音有宮商相應之節其法旣成其音可久是以昔日之詩雖絕昔日之樂常存樂本由詩而生所以樂能移俗歌其聲謂之樂誦其言謂之詩聲言不同故異時別敎王制稱

春教樂夏教詩經解稱溫柔敦厚詩教也廣博易良
樂教也由其事異故異教也此之謂詩樂

文心雕龍詩爲樂心聲爲樂體樂體在聲瞽師務調其器
樂心在詩君子宜正其文好樂無荒晉風所以稱遠
伊其相謔鄭國所以云亡故知季札觀辭不直聽聲
而已

朱子詩說二南及正小雅正大雅三頌皆用之樂見於傳
記者可攷若變雅已無施於事至變風則特里巷歌

謳耳其領在樂官者將以辨時勢觀風土也

顧亭林日知錄 詩有入樂不入樂之分鼓鐘詩曰以雅以南子曰雅頌各得其所夫二南也豳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頌也詩之入樂者也邶以下十二國之附於二南之後而謂之風鴟鴞以下六篇之附於豳而謂之豳六月以下五十八篇之附於小雅民勞以下十三篇之附於大雅而謂之變雅詩之不入樂者也 正義曰變者雖亦播於樂或無算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

用今按以變雅而播之於樂如衛
獻公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是也

按亭林之說本程泰之然古未有詩而不入樂者特宗廟朝廷不用耳朱子謂屬於樂府奏之以觀民風是亦樂也是以吳札請觀於周樂而列國之風並奏焉不謂之樂而何以漢之末曹孟德平劉表得漢雅樂郎杜夔夔老矣久不肄習所得於三百篇者唯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伐檀今之變風也儀禮乃管新宮或曰新宮

即斯干春秋傳衛獻公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斯干巧言今之變雅也觀此則變風變雅之亦入樂也明矣如謂歌者謂之徒詩則傳於南雅頌固同謂之歌矣儀禮鄉飲酒禮工告於樂正曰正歌備燕禮太師告樂正曰正歌備又有房中之樂註云絃歌周南召南之詩未嘗不言歌也其皆謂之徒詩乎宜余謝山以亭林爲失言而嚴思菴以大昌之說爲誤也

又日知錄樂府如清商清角之類以聲名其詩也如小垂手大垂手之類以舞名其詩也以聲名者必合於聲以舞名者必合於舞至唐而舞亡矣至宋而聲亡矣於是乎文章之傳盛而聲音之用微然後徒詩興而樂廢○土鼓樂之始也陶匏祭之大也二者之音非以悅耳存其質也國語伶州鳩曰匏竹利制又曰匏以宣之瓦以贊之今之大樂久無匏土二音而八音但存其六矣熊氏謂匏音亡而清廉忠敬者不復見

吾有感於其言

全謝山經史問答問正樂正詩或分為二或合為一先生謂正詩乃正樂中事蓋正樂之條目多有正其僭者如宮縣不應用於諸侯曲縣不應請於大夫舞佾歌雍皆是也有正其有司之失傳者如大武之聲淫及商是也有正其節奏之紊者如翕純皦繹之條理是也有正其聲而黜之者如鄭衛齊宋四聲以及北鄙殺伐之響是也有正其容者如大武之致右憲左是也

有正其巢者如歌韶必以首山之竹龍門之桐是也有正其名者如大武之樂據份州嶋語別有四名疑其不可為據是也而最大者在雅頌之失所此最為詳讌曲當惟是雅頌之所先生歴舉左傳大戴投壺弁石林葉氏竹村馬氏以及毛傳異同幸科分而條晰之圖今人所共知者如左傳衛武子之湛露彤弓其一條也叔孫豫子之肆夏文王其一條也是皆雅之失所者也大戴禮投壺篇凡雅二十六篇八篇可

歟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也又八篇廢不可歌其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拔投壺之文最古故列於經而其比不可曉二雅之材一百五而以爲二十六不可曉者一也白駒是變雅今列之正雅不可曉者二也八篇之中鹿鳴白駒一正一變貍首據康成以爲曾孫侯氏之詩則亦在雅而鵲巢四詩是所樂亦列之雅不可曉者三也伐檀則在是變風亦列之雅不可曉者四也就中分別言之而

之溷於雅猶之可也變雅之溷於正雅不可也變風之溷於變雅猶之可也遂溷入於正雅不可也至若商齊七篇不知是何等詩據樂記商者五帝之遺聲則康成以爲商頌者謬齊者三代之遺聲是皆在雅頌以前何以投壺亦竟指爲雅詩不可解者五也是非雅之失所者乎固不僅如左傳所云也考之漢晉之世尚仍投壺之說用之廟堂是孔子雖曾正之而世莫知改可嘆也若石林葉氏之說尤前人所未發者

吳札觀樂以大雅爲文王之德以小雅爲周德之衰猶有先王之遺風則是所奏之小雅皆變雅蓋并板蕩等詩凡變雅皆誤合之以爲小雅所奏之大雅皆正雅并鹿鳴伐木等詩凡正雅皆誤合之以爲大雅是失次之尤者也此蓋本於劉炫以正杜預之謬而以解雅之失所最精袁清容曰小雅而曰周德之衰是歌六月至於何草不黃矣鹿鳴至於菁莪皆美詩何言乎周德之衰乎大雅誠文王之德矣然民勞至

於召旻刺亂也何文王之德乎故可以合樂者小雅至菁莪而止大雅至卷阿而止按淸容似求見石林之說而適與之合然諸書所言皆是雅之失所若頌之失所則石林亦頗懷疑以毛傳攷之絲衣繹賓尸也而高子以爲祭靈星之尸則必是時有川之靈星者楚莊述大武之三章曰賚六章曰桓卒章曰武而今所傳則桓先於賚武又先於桓故杜預曰是楚樂歌之次第是皆頌之失所也而尤著者竹村馬氏

之言謂穆叔不拜肆夏以爲是天子所以享元侯夫肆夏頌也而何以濫入於雅天子取以享元侯乎是必傳時沿習如此故穆叔雖知禮不抑其非穆叔且然況其餘乎蓋魯以禘樂享賓則凡頌皆以充雅而用之燕禮至孔子始正之夾漈曰南濫於雅猶之可也頌濫於雅不可也○問然則商齊之詩何詩也答竹村嘗言康衢風之祖也喜起南風雅之祖也五子之歌變聲之祖也是皆商齊之遺也以是推之即放

齊所云太始天元之策包義罔罟之章葛天之八闋康備之民謡古詩所始者也皆商聲也蓋商聲有正而無變齊聲則有正有變大傳所云大訓大化九原六府皆西樂章而九辯見於山經統之則九功九德之九歌也呂覽所云晨露是湯樂章皆雅之祖也五子之歌以下變聲日多如麥秀如采薇如微子之閔殷如祈招皆變聲也則皆齊聲也其中或多依託故夫子不錄

按史記詩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是三百五篇皆樂也蓋自后夔以來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虞書依永和聲之論尚矣曁乎成周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有樂德樂語樂舞之教而太師瞽矇鐘師籥章各有所掌是故鄉飲鄉射燕享之所歌見於儀禮者燦然備具漢去三代未遠大樂氏以聲歌肄業往往三百篇聲史例能歌之自漢而下乃以其協

於音者謂之樂府而其所賦五言之屬爲徒詩自宋而下則所謂樂府者亦祇擬其辭與徒詩無別而詩與樂遂判然爲二以視太和末在延年得鹿鳴一篇依正旦大會東廂雅樂常作又分升降爲此所以淩夷以至於樂亡而詩亦亡也

詩亡

李黄集解 黄貫夫曰或曰平王之詩不雅而風以之也夫

子不正名諸侯不勤王朝覲會同不修包匭貢茅不入天子擁虛器於上號令不及於天下則亦與列國等耳故夫子降平王之詩而爲國風儕之也吁豈吾夫子之心哉夫子作春秋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所以尊周室而娖天下有王也顧乃復於詩而降之乎蓋黍離之爲國風自周太師採詩之時已然矣而非孔子名之也周室未遷則其聲天下正聲也遷而東之則其音乃東土之音而非天下之正音也故曰

王風豈以正不正而遽降之哉

方氏古今釋疑 迹息詩亡說者以爲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王一之六注平王徙居東都王城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詩不爲雅而爲風吁泥極矣夫十五國風合周南召南與東都之王共十五也東都之王當爲雅則西都之周召二篇亦當爲雅東都之王降而爲國風則周南召南亦降而爲國風矣如因黍離行役追怨之深以是疑其爲降則關雎亦後人追思所作

則亦足以生疑矣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言春秋之義尊明上下大一統之禮莫大乎巡狩述職之典今周衰矣天子不巡狩故曰跡息不巡狩則太史不采詩獻俗不采國風則詩亡矣此春秋所以作也章俊卿曰夫子刪詩風雅頌各得其所何嘗以風必爲諸侯之詩彼序詩者妄以風雅辨尊卑見王黍離在國風則不得不謂降王室而爲諸侯爲有王室之尊聖人輒降之邪曾不知聖人刪

詩謂之風謂之雅謂之頌者直古人作詩之體耳猶今人作詩有律有古有歌有引體制不同而名亦異何嘗有天子諸侯之辨耶審夫此理則周平王之詩爲國風不害爲天子之尊魯僖公詩列之於頌不失爲諸侯之卑尊卑之辨不在於此故也

按晉范甯穀梁傳序云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宋胡文定遂有黍離降爲國風之說而朱子從之宜爲後儒所駁鄭漁仲曰春秋作於

獲麟時乃哀公十四年詩亡於陳靈之時乃孔子未生之前迹息詩亡蓋謂美刺之詩亡而褒貶之書作也王伯厚曰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於魯已爲之歌王矣孔子至哀公十一年始自衛反魯而正樂則降王於國風非孔子也顧亭林曰二南也豳也小大雅也皆西周之詩也其餘十二國風皆東周之詩也王者之跡息而詩亡西周之詩亡也詩亡而列國之事跡不

可得而見於是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出焉是之謂詩亡然後春秋作周頌西周之詩也魯頌東周之詩也成康之世魯豈無詩而今亦已亡矣故曰詩亡列國之詩亡也其作於天子之邦者以雅以南以豳以頌則固未嘗亡也以上三說王伯厚與黃實夫集解合而蕭仲論較爽提亭林之說亦可備參至汪家相詩滌力破黍離降爲國風之說謂太史不采風王朝無掌

故諸侯之國史亦不紀錄以進蓋四詩俱亡非獨雅也詩亡而諷諭彰癉之道廢是以春秋作

詩以及嚴思巷讀詩質疑謂自文武降而至於春秋五百餘年之間詩未嘗亡也楚莊入陳殺徵舒而夫子刪詩止此矣是之謂詩亡其說皆本之鄒漁仲而暢其旨發明尤為了徹

吳楚諸國無詩

鄒氏詩譜 陳諸國之詩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為黜陟

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其餘江黃蓼六之屬既驅陷於彼俗又亦小國如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於此

則不存周之列國如吳楚滕薛邾許蔡莒等國夫豈無詩但弊人不得其聲則不存耳鄭漁仲六經奥論 太師編詩大抵得其鄉聲則存不得其聲

顧亭林日知錄 吳楚之無詩以其僭王而刪之歟非也太師之本無也楚之先熊繹僻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

非惟是桃弧棘矢共禦王事而周無分器岐陽之盟
楚爲荆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卑守燎而不與盟是
亦無詩之可採矣況吳自壽夢以前未通中國者乎
滕薛之無詩微也若乃虢檜皆爲鄭滅而虢獨無詩
陳蔡皆列春秋之會盟而蔡獨無詩有司失其傳耳

按諸國無詩說各不同大抵從鄭譜者居多成
伯瑜曰荆徐吳越僭稱名號杞莒邾滕雜用夷
禮江黃道柏附於楚服不與諸夏同風皆沒而

不取若夫德薄而淺自取削滅者夫復奚言焉朱氏倬曰蔡有風而吳楚無風何也以其僭王猾夏而外之故無風陳有風而杞宋無風何也宋之詩則有商頌矣杞嘗春秋時用夷禮春秋貶之夫子亦曰杞不足徵也故無風嚴氏虞惇曰杞用夷禮蔡服於楚滕薛役於宋故皆無風此蓋從鄭譜而為之說似皆謂諸國本有詩孔子刪之者其實孔子無刪詩之事當以亭林之

說爲安至鄭漁仲說亦可以備一義

詩說攷畧卷一終